

永遠不成的果實

王亞平著



文通書局印行

序

詩，是永遠結不成的果實。

新詩的道路，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一樣，它的道路還很艱苦，很遙遠。

沒有人敢說自己的詩是豐美的果實，正如農民不敢保證自己的田地一定能收穫豐美的穀米，兵士不敢誇說每顆子彈能打死一個敵人。

那些把自己的詩誇耀成「花朵」的人，是狂妄的可卑的行爲。

現實，永遠那末豐厚，美麗；歷史，永遠向前轉動，擴展。真正的詩，應該是現實的形像，應該放在歷史的天秤上去考驗。

在詩的創作上，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在詩的研究，理論批判上，我不過是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

這裏，是刻骨的至我批判。

在千次萬次的失敗中，我跌倒過，苦惱過，兜過大圈子，碰過釘子。但我沒有放下筆，正沒有放鬆我努力的事業，追求的理想一樣。

詩，是我整個人格的藝術形像。

十幾年的心血，我懊悔沒有寫成被人民喜愛的作品。那一點點不成熟的東西，彷彿曠野中的一片茅葉，怕還經不起大時代的風雨鞭打。

過去的，讓它永遠過去吧！「我不在回憶裏盡情沉溺」。我要舉起投槍，佩掛起思想的火
箭，爲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新詩去加工，去戰鬥，去創造。

一九四四、十一、二十五、夜、渝。王雲五

目錄

序

- 一 家鄉——詩的搖籃……………一
- 二 兩位教我寫舊詩的先生……………九
- 三 我的第一冊詩作「紅蓼集」……………一四
- 四 友聲社與雪夜黃蘗院……………一九
- 五 「兜」一個大圈子……………二六
- 六 九一八、新地、紫微星……………三六
- 七 愛情與詩……………四三
- 八 我與「新詩歌」……………五五
- 九 戰爭、生活、詩……………六八
- 十 抒情時代、敘事時代……………七九

一 家鄉——詩的搖籃

「家鄉是一幅美畫，綠色田園笑對着晴天。」這是我在「都市的冬」序詩上所描寫的家鄉

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祖父，父親，都不認識字。但他們却有着北方人特有的憨厚的性格，健康的體魄，以及農民的純潔光耀的血的傳統。特別我的祖父是一個民間的國術家，他一舉手就可能打死一個人，他爲了窮生活，奔波到東北，蒙古，度過了二十年的游牧式的生活，十三歲才回了老家，重慶仙樸素的老百姓生活，他常常對我滔滔地講說他生活的經歷，那些真實動人的故事，給我童年心靈裏印上了很深的印象。我的祖母和母親，同他們的性情恰恰相反，祖母是一個寬厚賢淑的女人；母親是一個溫柔智慧的女人。我從幼小的時候，就跟着祖母，他那種愛護兒女，丈夫，犧牲自己底一切爲家業的精神，給我一種不能泯滅的印象。她比母親還要愛我，白天領着我到場園裏看打穀子，摘棗，種牽牛花，或到田地裏摘棉花，摘青豆，挖甘藷，割麥子，看守瓜園。在「夕陽烘我身」「東昇月一輪」（拙作舊詩「家居」句）的黃昏或夜晚，她就把我放在一個小木板凳上，講說起民間傳說的神話，故事；還教我唱北方人民的歌謠，小曲，以及大鼓詞之類的民間的聲音。

這也許就是我的性格，志趣，所以形成的原因與起點。祖父，父親這傳給我一個剛強不屈的性情，而祖母，母親却又給予我心胸上一種渾厚，溫柔的影響。這含留在性格中兩個不同的精華，決定了我生活的道路。在這「中庸」之遺支配了一切的中國社會裏，太倔強的人，一定

要到處碰壁，碰的頭破血流，碰到今天還是過窮苦流浪的生活。性情太溫柔呢，就叫我遭過了幾段熱愛狂戀的生活，幾乎弄到自殺，直到今天這種火似的熱情還像火山的巖流一樣埋藏在心的石壁裏面。這當然要感謝那些改造我底思想的新書，改變我底行動的朋友，以及那些艱苦的戰鬥生活的經歷，使我人生的路轉向正確的目的，否則，也許我早被「熱情」火葬了吧。

太行山和泰山兩大山脈東西對峙，形成了河北大平原，我的家鄉——威縣，就正處在冀南平原上。這個地帶是十分肥美的，盛產大麥、麥子、高粱、棉花、和各種農家蔬菜。農民們生活得很好，沒有太大的地主的剝削，終生給人家做個戶奴隸的也不太多，大多數是衣食自給的小康之家。加以南面有大黃河做屏障，「不到黃河不死心」便是北方人安土重遷的一句歌謠，也足足代表了這一帶老百姓安居為農的恬靜心理。像我祖父那種遠征塞北的流浪生活，在鄉鄰看起來，的確確算例外，但正因他這種奇異而富於幻想的生活，給了我一個生命上的重大刺激，使我懷了奔走各地不能安居家鄉的雄心。

生我的那個小小的村莊，只有五十來戶人家，「亘古一秀才」——就是自有這個小村莊以來只出過一個「秀才」，也足見念書識字的人太少了。我底家是一個黃土院子，黑油漆板門，看來也很整齊。門前幾十步遠，有一個土水池子，岸的周圍長滿了垂柳、白楊、棗樹、梨樹、榆樹、椿樹，還有一個三丈多長的葡萄。池水北邊，有一片平坦的場園，那是打穀子，曬高粱，夏天乘涼冬日曬暖的地方。

我的童年就在這個農家風味十足的環境裏長大，祖母是場園的守衛者，她每於麥割秋收的時候，常坐在樹蔭下，看守着梨、棗、葡萄、穀物，不讓家雀、鷄鴨來啄食穀粒，不讓頑懶的

小孩子來摘梨打棗。我呢，常陪伴着祖母看守場園，她從來沒有拍打過我，連責罵的時候也很少。她永遠用微笑着的閃着慈愛光亮的大眼睛望着我，有時，父親責罵我，追趕我，我躲到她衣襟底下就完事了。夜裏我睡在祖母懷裏，白天她一刻不停地忙着家中瑣事，夜裏她得喂牛馬料草，她那種堅苦忍耐一生如一日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她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維繫了全家的人心，祖母、父母、叔叔姪子，都在和氣辛勤地做着家裏田畝的工作。我自己雖說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子，但我卻沒有懶惰的習性，我必須感謝那種家庭環境的陶育，後來我讀到歌德的詩句「做事要有決心，扭住頭毛用勁，絲毫不肯放鬆，萬事自能前進。」正與我所受到的這種農民的精神相結合，我終生奉這幾句詩為做事的經典，也不是無因的呀。

我讀書的時間很晚，十一歲之前完全在農村裏討生活。美麗的農村是我的乳娘，祖母是我教師，祖父的生活是我的幻想。「男兒不吃十年閒飯」，八九歲的年紀，我就跟隨父親去弄鐮刀了。那一望沒邊的田野，藍色的雲天，田野上禾苗的綠色波浪，綠色波浪中，戴斗笠打赤膊的農夫，農夫們唱着小調，情歌，轆轤地沒轉在黃沙道上的大車，挑擔子送飯的少婦，看瓜摘摘棉花的姑娘——這一切詩的畫圖，詩的情景，詩的顏色和聲音，把我這個年幼而敏感的孩子陶育着了。

對於田家的種種工作，我自小就很感興趣：比如割麥子，我十歲的時候就割得快，能跟到大人的腳，雖說不能持久。割草喂牛馬，更是我得心應手的工作，常割滿一大籃子，措也措不起來。不做田家工作的時候，我愛用麵筋黏螞蟥，用鉄銹子捉鳥雀，用槍打野虎，在草地裏放牛。在夜星照着場園，蝙蝠唧唧吱吱地飛叫，月亮透過樹梢的時候，我又愛同那些男女孩子玩。

要，幾個姐姐一樣的大女孩子，常把我藏到她們的手臂裏，用力地抱我，親我，給我東西吃，如今回想起來那種天真的愛戀生活，都給我留下了最甜美最純真的印象。

對於念書，我很感到興趣，而且刻苦，認真。這原因是由於祖父，常對我述說他一生不認字的痛苦，以及他被人欺騙敲詐的種種故事，他用黑色有力的眼睛顧着我說：「孩子！你一定把書念好哇！我賣牛賣地也供給你上學」。我的村子小沒有學堂，就送我到鄰村去讀書，相隔二里多路，年老的祖父每天送我接我，他把全生命都寄託到我身上了。從鄉村舊禮俗上說，祖父是最頑固的一個，但爲了我讀書上進，首先命我剪了那半尺長粗粗紅纒繩的小辮子。隔不久，他自己也先於別個農民剪成了光頭。當我晚間回來，書背翻的爛熟，他聽了笑開着脫掉牙齒的嘴唇。

初小讀了一年，就考入城內縣立高級小學，校舍是文昌閣改修的，有一個便門道進文廟。在這裏我讀了三年書，使我明白了地球是圓的，雷電雨雪怎樣來的，以及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大人物。最值得終生紀念的，在這裏我遇到了兩件大事，一件是「五四」運動，一件是一位舊文學很好又善作詩的老師引導我走上學詩的道路。關於這位老先生留待下一章再說，這裏先說在我入高小第一年裏遇到那轟天動地揭開舊禮教枷鎖的五四運動，全體同學罷課了，在激昂的演說台上，一位姓趙的同學竟咬破中指用血寫成了「誓死抵制日貨」六個字，這事件馬上哄動了這小小的縣城。當時，我也激動得流著淚，第一次感到「中國」和我「個人」有了密切的關係，都舉着小旗，到街上游行吶喊着「打倒賣國賊」！

從經過這大的刺激以後，我就開始讀了一些新書，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

史」等舊小說。那些從祖母口中給來的一些神話的印象慢慢在我腦海裏淡下去了。民國九年，家鄉寸草沒收，沒有存米餘糧的都紛紛逃的逃，餓的餓死了，那樣淒慘的情景使我在人類中看出了不平，使我獲得了許多詩的主題，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寫成了「誰能攝這一幅影」「農村的夏天」「新婦」「農村的暮」「破舊的機杼」「流民」等詩。這些詩都是以當時的情景，從深沉的回憶中寫成的，如今讀起來，故鄉的輪淡畫圖依然浮現到我眼底。

朋友！誰能攝這一幅影？

暮色灑下了一片朦朧，

古道上，一羣俄人，

沉重的脚步，踏着陣陣心痛。

莫回頭看殘破了的鄉井，

莫就心前途的山水萬重，

回憶滯不去當前的磨難，

憂慮不能醫生活的病痛。

走吧！大家把身子靠緊些，

讓餓火撐持着枯瘦心胸，

走過一個個荒涼的村鎮，

走過乾旱無邊的田廬。

夜來了，恐怖淹沒了大地，
烏雲遮住星月，沒有風，
前進吧！太陽會出來的，
去！在晨曦欲來的前夜兼趕路程。

——誰能攝這一幅影？

暮色溜下山崗，

黃山吞沒了斜陽。

不見戴月荷鋤人，

不見牧夫驅羣羊，

羣風爬過曠野，

掀起驚心的旱荒。

寂寞！沉悶！

苦痛！淒涼！

古塚前——

翁仲對着沒頭的石馬，

殘霞吻住坍塌的牌坊。

——農村的暮

這便是我的家鄉的慘景慘象，那些飢餓的人羣，受了那些退武兵，不良分子的煽惑，就形

成了「冀南區」的匪患地帶，以致後來演成大刀，紅槍兩會的流血鬥爭，革命的火花也就從這時燃上了種子了。

家鄉是樸素的，貞潔的，美麗的，我狂熱地愛過它。家鄉又是愁苦的，貧困的，多災多變的，我狂熱地愛過它。十五歲以前我沒有離開過家鄉，以後在外面讀書，寒暑假回家，它給我無限的深厚的溫暖，它給我從書本上學校裏得不到的教育。我那和睦快樂的家庭，渾厚的祖母，溫柔的母親的愛撫，把我的心煅煉成了光潔的盾牌，使我終生能以渾厚的愛力抵擋前面一切創傷的刺激。我那勤苦的農家生活，淳厚的鄉村風化，堅忍勤儉的祖父，父親的生活，給予我不能撼移的印象，大大地影響了我的性格，好像一面鏡子，時時刻刻地映照着我，使我不致偷懶或虛偽的活下來。那些鋤田白了頭髮的農民，那些辛苦和藹的鄰婦，那些頑頓天真的兒童，那些溫柔多情的少女，也都給我生活習性上起了很大的影響，一直留到今天不能泯滅。

對於家鄉我是怎樣地懷戀著呵！離開它已有十五年了，而它的印象却在我回憶中一天比一天更清晰起來。無論在洶湧的路上，在異國的夜晚，在火線的早晨或在都市的小屋中，我都時時地想念起它。它那每一顆土粒，一草一木，一磚一石，我彷彿都熱愛着過呵。何況在家鄉的懷抱裏還埋葬着我戰鬥的伙伴，我熱戀過的少女；今天又從那新生的泥土上，成長起來無數的年青英雄，那些英雄也多半是我的親友或師生啊。

然而，今年的故鄉呢？

已不是兒時的模樣，

在綠色的原野上

閃耀着抗敵的刀槍。

這是在「生活的謠曲」上我所憶起的故鄉，其他如「給母親」「中國春天的童話」「棕色的馬」「中國，母親的土地呵！」也都是以家鄉爲題材寫成的東西。這些作品自然不是成熟的花朵，在藝術上不過是一枝一葉的閃現，如今讀起來，更是覺得慚愧，但做爲說明我對於家鄉的熱愛，家鄉怎樣做了生長我的搖籃，怎樣做了我的詩的搖籃是可以的吧！

二 兩位教我寫舊詩的先生

我是先從學舊詩寫起的。但我對於寫舊詩並沒有濃烈的興趣，寫了一二年就被我的新思想把它否定了。

教我寫舊詩的有兩位老先生，一位是故鄉的宿儒王伯康先生，一位是優秀的國文教師康亨藩先生。前者早在抗戰前幾年死掉，有詩集及手抄本詩文集數十萬言留世，後者也許還活在寂寞的鄉間。也許在北國漫天的烽火中毀滅了。兩位老先生引導我讀了許多古文，古詩，詞賦，元曲等，還教我著詩的各種形式，平仄韻律，對仗工穩，以及如何創作古風，律詩，絕句等。無論到什麼時候我都懷念着這兩位先生啊。

王伯康是我讀高小時的國文先生。他原是河北省某中學教師，因為曾寫了「斜陽一陣青風過，多少紅裙女學生。」的詩句，被頑固的某校長以浪漫無道德的罪名給辭退了，從此，他氣憤地告老回家，在縣高小任一點點功課以休養他的老年。他是清朝最末一榜秀才，曾被派到日本留學，和革命人物用稼軒等往來很密，因為他放浪不羈，終不願做嚴肅的革命工作，結果成了一個潦倒的文人。

我第一次聽他講書就非常吃驚，他生一副方圓的大臉，半尺長的白鬚鬚，雖然年紀近七十歲了，而聲音像洪亮的鐘聲一樣。他的身材很矮胖，性情坦白，直率，愛罵人。書讀的很多，上至六藝百家，下至各代詩詞野史，多能背誦或滔滔地說出它的根源。讀一篇古文，常把所有典故東說西引，逗人入神。人很自負，有時近於狂妄，有一次他對我們說，「『辭源』算什

麼，那上面有的我都知道，而我知道的他們却沒有編進去！」

他愛奇俠有趣的詩文，對於八大家的文章他多斥爲說理說教。他最愛太白，放翁諸家的詩，有一次他朗誦「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一句聲音之大彷彿要冲破屋頂，下一句就故意低沉迂迴，那種搖頭捩頭的姿態真有些與詩情同化了。講史記古文如「刺客列傳」「中山狼傳」「大鐵椎傳」「鄱陽湖說鬼」等，也都能比勢作腔，把文中的奇特情景統統能傳染給我們。

因此，我很愛聽他講書，也深深地受了他的鼓勵與啟示，使我熱愛起詩詞來。把他講過的古文詩詞統統背誦到爛熟，又到他家借來許多詩冊抄下來讀，很快地就讀懂了許多首舊詩。他的家距學校不遠，我們常常去玩，他的門口貼着自撰自寫的紅色對聯：上句是「看老夫詩敵酒兵千丈豪氣」，下句是「爲後進談中說外一片婆心」，看過這兩句詩聯就可以明白他做人的態度了。走進他的書室，四壁都是書籍，和新寫成的詩稿。正面牆上貼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我愛花，愛水，愛月；我恨錢，恨官，恨算盤。」他這種放浪狂妄的態度與生活大大地影響了我們，許多同學都有意無意地模仿他的做人。

他對於舊詩的確很有研究，寫的也有一些是可以的，記得一僮舊詩家（大概是范源濂吧）選印各家詩鈔，內中也選有王伯廉先生的「憶左尊元」一詩。他自己遺著的詩文稿有數十卷。他的缺點是讀書治學沒有系統，生活做人又不認真，結果他的著述也都隨着他的死幻滅了。他談講起舊詩，很有聲色而又能仔細入微，體會得透澈，瞭解得深刻。有一次他說起白香山的「琵琶行」說：「讀琵琶行，就像看一片汪洋大海，茫茫沒有邊際，再讀就像走近大海，看見蒼

浪的起伏，帆船白鷗的飛來駛去；再讀再讀就像投進了海水，游泳遶洶湧的波浪，從那裏撈取到許多珍寶珠玉……………」

康亨菴先生和王伯康先生，從做人、治學、創作都是截然不相同的兩個人。康先生做人謹慎，性情溫和得竟像一個女人，講書從來不抬頭，眼睛也不大看學生，有時講到一些男女問題，他自己先就紅了臉。讀書很有系統，不死讀，不爛讀。對於國學，他很有根底，長於修詞學，文章和詩都寫得有情理而精練。對於新學問，新思想，他也能部份的接收。他講古文、古詩，也講「紅樓夢」，新小說，白話詩。他愛拿「紅樓夢」上的寫法和「史記」「戰國策」的筆法相比較，而且談起來很有趣。

那時我讀的師範學校，是在河北省邢台北門外，校北面有彎彎的牛尾河，西面有藍色的山峯，有小樹林，有平坦油綠的田野，有隔隔落落的人家，一年四季都有蝴蝶鳥獸的飛舞叫唱……………」不知爲什麼那時候我很有陶潛「悠然見南山」的情調，於是，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就和環境的事象結合住了，加上康先生的鼓勵，教導，我就學寫起舊詩來。舊詩的確容易寫，任你的感情像野馬，有種種不同的感受，但提起筆來，就很方便裝進一種形式。於是卽景詩，卽興詩都紛紛地寫成了。可惜，那些「勞什子」如今竟誦不起來了。祇記得一點點當時經康先生稱道過的佳句：

細雨晚峯因立久

寒林一抹上炊烟

——遠眺

少婦灌園忙到晚

伊家丈夫何爲乎

——農事

且取琴三弄

東昇月一輪

——家居

這些句子今天看來，自己覺得實在可笑，而且笨拙。幸而，不久我就讀到了一些安那其主義的書，以及「嚮導」，「創造月刊」，「北平晨報副刊」等，使我對於生活，藝術的觀點大地改變了，舊詩不再弄牠了。

當時，我的思想受了五四運動，以及「獄中記」，「安那其主義」，「尤魯泡特金傳」，「夜未央」等書的劇烈影響，使我變成了富於空想，富於理想，懷着個人的英雄夢的人。對於舊的封建的東西，就毫無理由的妄行攻擊，厭惡，唾罵；對於新的科學的東西，也茫無目的的熱愛，追求，崇拜。

那時的新思潮好像是自北而南，以北平爲中心地，一些新刊物，報紙很快地可以讀到。從刊物報紙上讀到了許多新詩，劇本，理論，迫使自己對於新文藝逐漸有認識。有了嗜好。我感謝康先生和另一位王先生引導我們走上了新思潮激盪下的新文藝的道路。記得康先生也常常講授白話詩，多用舊詩作比擬，他看新詩像讀舊詩一樣，多從意境上來着眼。有意境他認爲是好詩，沒有意境他貶爲壞詩。

他講詩的方法，與王伯康先生完全不同。王先生多從詩的形式，聲韻上去求，康先生則愛從詩的境界上，神韻上去研究。王先生讀的詩詞比康先生多，知道的範圍比康先生廣；而康先生却比他理解的深，研究的精。受過這兩位先生的教導，使我對於舊詩就有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研讀方法。在研讀舊詩及治學方法上，我也很受了兩位先生的影響：一個使我多涉獵，多誦讀，有著「讀書破萬卷」的雄心；一個使我要精讀，要思考，要有「鐵檠磨細針」的毅力。如果說我能在舊詩詞上有一點點根底，那我不能不感謝這兩位先生啊。

先生詩舊寫我教位爾